

文本的肉身——祝铮鸣的人物画

徐累

祝铮鸣的人物画不同凡响。当其他年轻工笔画家孜孜不倦纠缠于头发的编织时，她弃绝了这种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生机，给形象作了近乎严酷的删减。除了五官，其它从简，笔下的人物看上去与尘世情绪渐行渐远，直逼清心寡欲。当然，我们或许会猜想，祝铮鸣因为宗教信仰，比如佛教或道教而受到影响，但是对于一个三矾九染的工笔画家来说，画中“色相”仍偏向绚烂，离遁入空门还远着那。

人物画比较直接反映“入世”和“出世”的态度，或者平视现实，题材上日常百态，或者佛道造像，岂敢个性上妄加僭越。除此之外，还存在第三种状态吗？有，即个别画家立足尘世，仰天长问，自证一些终极问题。这类画家西方居多。画家靠直觉在这样的临界点出没，迹近玄思，但并不等于说，她好像真是一本正经似的，已经完全进入形而上的命题。哲学家杜威认为，“归根结底，存在着两种哲学。其中的一种接受生活与经验的全部不确定、神秘、疑问，以及半知识，并转而将这种经验运用于自身，以深化和强化自身的性质，转向想象和艺术”（《艺术即经验》）祝铮鸣的欲走还留，也许就是这种直觉信仰。

祝铮鸣的人物有某种共性，那便是“离相”。“离相境都寂，忘言理更精”（唐-崔元翰），所描绘的对象，最低限度消解了人物的社会属性，尤其是性别特征：她或他，要么净发，要么裸身，表情木讷，沉静无碍，一副灭了人欲的样子。于佛家和道家来说，这都是“负”的方法。“负的方法，试图消灭区别，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。…如果不终于负的方法，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（冯友兰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）”。剥离了欲望，减化了姿态，像永恒一样，引我们超越俗虑与尘想，这结论，便是形象的瘦身。而真理的原型一定是瘦身的，即便还没有到“空”的地步，也有了接近生命本质的意思。

当然，生命本身和绘画一样，不会是了无生趣的。作为感知的外化性面膜，祝铮鸣在形象表面上节制地施以“肌理”，例如突兀地在脸上烙下窑变的“开片”，身体上刺上文字和植物图样——这些都是“正”的加法，足以弥补“负”的寡淡，用“十玄门”的说法，就是“同时具足相应门”、“秘密隐显俱成门”，皮相骨体，相辅相成。具体而精微的外饰，描绘出画家古老而新颖的欲望征兆，暴露出念想上的秘密，以《文心雕龙》“外文绮交，内义脉注”的赞语，似乎也恰如其分。

这些靠直觉引导的符号皈依，表达了世界作用在祝铮鸣心印方面的痕迹，它们不过是一些碎屑的符号，一些片断的警句，同样不是什么哲学系统的叙述。不过，当我们将祝铮鸣的作品串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她选择的所有意象，形成了颇有同义关系的证据链，这是祝铮鸣的艺术最有意思的部分。也许她天生具有一种悟性，靠自己的直觉，排演出一个个心念的结痂，反复印证下来，看起来是准确的，也是相对可信的。如果没有更多现实经历和经验作为旁证，只能臆测这都是她的前世遗产了，比如祝铮鸣总说“中了印度的魔”，其实压根儿她就没有去过那个国度，但热情一直在燃烧，仿佛是某种潜意识的乡愁。

若以印度的传统思想来验证，祝铮鸣的作品确实有一些神奇的暗合。与人物相伴的那些动物，大象、猴子、豹、鹿、蛇，充满着灵性，均与印度有关，也与我们熟悉的佛教故事有关。某种意义上，她、他、牠，并没有角色的主次之分，没有自然界的伦理之分，所有生灵是平等

的。平等的原因，在于“轮回”，无论变成什么，都是超度的过程，你就是牠，牠就是我。与佛教同理，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有仿佛，在祝铮鸣的画面中，停在面孔上的蝴蝶，衣冠中的仙鹤，身体下的神龟，用道家的说法，同样具有“蜕”和“渡”的能力：或者一期一会，或者由此地引往彼方——在《百年孤独之四十二》中，祝铮鸣在人物脖子上真真切切纹上一个“彼”字，颇说明她的托事显法。

“蜕变”和“轮回”，基本框架其实就是“时间”。印度的传统时间观，与道教“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”的时间观，均指认时间的循环和进出，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，也无法区分神话和历史。虽然祝铮鸣的作品是单幅绘画，但如果将她的作品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，显然有一个隐形的“时间”线索。“时间”是无限而虚幻的，就像祝铮鸣的画面，每每用空白作为底色；而证明“时间”运动的，是转瞬即变的人、动物、植物，以及“成住坏空”的隐喻——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面孔上的“开片”，它既是传统汝窑的特征，同时也是“蜕变”、“转形”的先兆，在印度式的时间观中，可以视为“劫”（Kalpa）。一部佛教文献这样度量“劫”的：每隔一百年手执丝巾拂一座山，丝巾拂过时，山的棱角会有磨蚀，直到此山被磨蚀殆尽所需的时间，就是一“劫”。脆弱不堪的裂纹，乃正在进行时的毁灭，期待着重生。

祝铮鸣的件件作品，意味着复合、叠韵、轮回，归结为世代时间的继替，就是“前后接笋，秉承转换，开合正变”（翁方纲）。形象的驻留是暂时的，绘画的魅惑却是永远的。她画中人物的行为、服装、道具和依恃物，混合着诗、神话、瑜伽、炼金术和记忆。这些均是带有原型记号的象征元素，她做得简洁朴素，看起来又离奇诡异，似乎体贴地证明了祝铮鸣的绘画，自带生生不息的经学流量，最终化境为一种文本的肉身。